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with color. A man in a red robe with a black sash and a green hair bow is attacking a man in a blue robe with a floral pattern. The man in red is holding a sword and has a determined expression. The man in blue is being thrown or pushed back, looking surprised. The background shows stylized trees and a misty atmosphere.

龙虎风云榜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下

龙虎风云榜

〔台湾〕
云中岳 著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龙虎风云榜(上、中、下)LONGHUFENGYUNBANG 台湾·云中岳著

责任编辑：邢爱光 郭力家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	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	22.75 印张	6 插页
			530 千字
吉林电力职工大学印刷厂	1994 年 6 月第 1 版	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印数：15 000 册	定价：18.50 元	

二十八 闹梨园发隐私

梨园大院静悄悄，灯火明亮，院门外四名卫军披了甲，冷得直发抖，不但不像警卫，倒有点像被放入站笼的示众罪犯。

街两端的角门，也各有两名卫军，拖着沉重的短甲与戈矛，往复走动，以免被冻僵。

八个人都反穿了羔皮短袄，灰白色的窄管棉裤，系妥风帽，仅露出一双眼睛，兵刃系在背上，高来高去方便利落，往积雪上一伏，街下的人根本无法发现他们。

“我和柔柔俩先踏进去。”周凌云向靠过来的季小龙低声说：“你已经两次混入熟悉房屋的格局，带他们进入后，切记按计行事，你可不要鲁莽冲动，知道吗？”

“你别婆婆妈妈好不好？”季小龙桀骜不驯的老毛病又犯了：“都记得啦！你也要记住，小母龙是我的哦！”

“希望你的消息正确。”

“绝对正确。”季小龙信心十足：“司膳房与脚夫所，都有我那些小猴子的朋友混在里面，一清二楚。”

“但我怀疑。”

“怀疑什么？”

“黄山文家，也算是名气颇大的武林世家，一个小闺女什么地方不好安顿，却要跑来这处淫荡女人居所藏匿，日后她还要做人吗？”

“不信你去问她呀！”季小龙不屑地说：“那种闺女，算了吧！说不定她会跟千面玉郎，进入镇国府大跳脱光光的天魔艳舞呢！要不是那个狗皇帝出关快活去了，我打赌那小母龙一定会进镇国府的，也许她想做皇后呢！”

“难怪大院内清冷死寂，原来都在休息。小鬼，夏皇后刚死没几天，皇帝怎么就溜出关到昌平快活去了？”

“有什么好怪的。”季小龙果真消息灵通，人小鬼大：“狗皇帝怕定了夏皇后，夏皇后是他的表姐，从小就吃定了他，他恨得她要命，所以经常溜出关大搞女人出怨气。夏皇后早几天死了，他乐得像是上了天，这次保证一走就是一两月，回来一定抢来一二十车女人。卫军已经封锁了居庸关，严禁所有的文武百官追谏，尤其是御史老爷，拦住了一律捆上用马驮回来。”

“少废话了，我先走。”

一拉身旁伏着的俞柔柔，两人携手飞越三丈宽的大街，但见白影一闪即没，真有如电火流光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庭院深处的一座密室，只有一座门出入。

室内两面是复壁，共设了三座暗门，里面有两尺余宽的壁道，可容一人行走，通向更隐秘的密室，只有主人的几个

心腹，知道密室的秘密。

通向这座密室的曲径，已经够隐秘复杂，重门叠户，如走迷宫。如果事先不曾来过，保证鬼撞墙似的永远进出不了，想进入密室中的密室，免谈。

密室相当宽阔，分为三间，外间，内间，议事室。

外间广阔丈余，不算大，地面铺了毡氍，矮案，锦薄团，无数精美珍贵的摆饰和盆景，八盏琉璃宫灯，四角有八具紫铜内藏式火鼎。

整座密室灯火明亮，温暖如春，外面滴水成冰，里面穿了单衣也会冒汗。

两位仅披了聊可遮羞蝉纱的绝色少女，在旁伺候主人小酌。矮长案上有菜与各式干果，每一件餐具都是景德御窑所出的精品。

客人有三位，一个袒胸露肚的中年太监，一个是穿了紧身水红劲装的美丽花信女郎，以及孔雀蓝窄袖子短袄，同色八褶裙的文心兰。

室内温暖如春，所以每个人都褪了外穿的狐裘，春满斗室。

面对两个胴体若现若隐，蝉纱内什么都没穿的妖媚妙龄绝色少女，文心兰这位大闺女，居然谈笑自若，似是司空见惯不以为怪，更不以为羞，她本来就是一个性情诡变莫测，以女霸自居的女人。

主人正是京师人士恨之切骨，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的伶人臧贤。

这家伙五短身材，倒还五官清正，但怎么看也没有“玉

郎”的风标气概，任谁也认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。

但一旦他粉墨登场，唱起元曲来，可就有如潘安再世，子都重生啦！

当这恶贼乘敞轿外出时，必定先粉墨巧妆，京都的骚女荡妇淫娃，全挤到街边向他抛花掷首饰，令卫道之士咬牙切齿，真有看杀卫玠的场面出现。

“辛大姐，心兰，你们请放心。”千面玉郎挽住身旁妖媚侍女的腰肢，就侍女手中杯呷了一口酒：“明天就由神机营派八队火器骑军入山，十队敢勇营力士相辅，一定可以把百了刀与那群暴民搜出来。

你们副统领报仇之心，比你们还要炽盛，我怕他会把北斗白虎两组人员全派出去，那反而会妨碍搜山大计。

两位最好明天前往皇店街江南春酒楼劝劝他忍耐，他应该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古有明训，何必操之过急。小丑跳梁，急什么呢？”

“玉郎，连我师姐潇湘女神也劝不动他，我和心兰师侄去也是枉然哪！”美丽的花信女郎轻摇螭首，另有令人心动的风华流露：“那些神机营的火器，在山林中其实派不了多少用场。敢勇营那群摔跤力士，大冷天行动笨重如牛，要他们去对付飞行绝迹，可以飞腾变化的百了刀，你认为靠得住吗？”

“这……你不要把百了刀看成神仙鬼怪好不好？”千面玉郎轻松地说：“毕竟他也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凡人，一比一也许他很不错，一比五百他可就……”

“臧叔说的是外行话。”文心兰嫣然一笑：“亏你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宗师，你以为百了刀会站在广阔的大院子里，任

由五百个人把他压死呀？我已经和尤公公商量过了，尤公公同意让侍卫营的精锐侍卫出动。”

“是的，玉郎。”那位袒胸露腹的尤太监一面说，一面不忘在侍女的身上掏了两把：“你去找东厂的张提督，张锐那家伙肯听你的。西厂和内行厂方面，我已经请陈公公疏通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”

“可是，尤公公，你是不是忘了？”千面玉郎苦笑。

“我忘了什么？”

“侍卫营的精锐，已经随圣上出关到昌平去了。留在豹房与镇国府的高手侍卫，没有江副将军的手令，谁能调得动他们？江副将军在皇上身边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就先出动三厂的人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！我试试看。”

“那就说定了，我先走啦！”尤公公满意地说，猛地将身侧的侍女扳倒压住，上下其手再吻香腮，这才满意地站起整衣。

格格娇笑的侍女，急忙爬起从衣架中取出尤公公的短裘和玄狐长袍替他穿上。

“你们不必急于歇息吧？”千面玉郎向辛大姐和文心兰暧昧地邪笑：“陪我喝几杯。这几天你们忙着打打杀杀，咱们没有机会聚聚，辛大姐，我好想你。”

“鬼话！你想的是她们。”辛大姐格格笑，在侍女身上掏了一把：“我数过了，大院里最少也有两百个千娇百媚的女人，每个人都比我年轻美丽，你会想我呀？”

这些充满情欲淫荡的话，文心兰不但不脸红，反而跟着

格格娇笑。

“我也该歇息了。”文心兰笑完跳起来走向衣架：“尤公公，我送你，让辛师姨陪臧叔好好小聚。”

“哈哈！干脆你陪我回皇店街。”尤公公淫笑着一把拦腰抱满怀：“你留在这儿不方便，不像话嘛！我那里好玩得很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。来，香一个。”

文心兰一阵娇笑，向下一缩，像一条滑溜的蛇，身躯似乎缩小了一倍，滑脱大手退至一旁。

“你要死了。”文心兰笑得春情四荡：“小心我打得你满地爬。”

“尤公公，你最好只限于手眼儿温存。”辛大姐媚笑着说：“我这个师侄女虽然含苞待放，早识情滋味，但中看不中吃，她练的是玄女蜕化功，双十年华届满之前，谁动她谁就得死，连她的副统领百变金刚，也光瞪眼苦等了三年。”

“还要几年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十七岁正当时，真可惜。”尤公摇摇头往外走：“我等你，小妖精。”

鼓掌三下，密室门徐徐自启，是自横向移入墙缝的铁叶门。

门外，白影入目。

一声狂叫，尤公公的身躯倒飞而起。

四个反穿皮袄的白衣人，闪电似的抢入左右一分。

千面玉郎飞跃而起，半空中双手接住了倒飞的尤公公，悠然飘落，轻如鸿毛。

两个裸体侍女尖叫一声，爬倒在墙根下，妙相毕呈。

“百了刀！”文心兰骇然叫，急急抓起挂在衣架上的连鞘长剑。

四个人：百了刀、俞柔柔、季小龙、桂小绿。

深入密室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双方已是势同水火，见面唯一的行动就是强存弱亡，已没有理由好讲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反应不够快的人，已注定了是输家。

千面玉郎即使不知道来人是百了刀，也会断然采取最有利的行动。

这座梨园大宅他住了四五年，原来的防兵躲贼设备曾经加以改装，这间密室早已改头换面，原先的主人亲临也认不出本来面目。

只有他和几个亲信心腹，才知道进出的门户。来人既然能长驱直入，必定是可怕的对头，反应岂能不快？

着地的刹那间，接来的尤公公再次脱手飞抛，不管尤公公是死是活，自救第一。

身躯抛出一刹那，袖底已先飞出三枚淬毒三棱双锋针。

尤公公狂嚎的手舞足蹈身躯向周凌云飞砸，千面玉郎的身躯反向下缩，蓦地幻影依稀滚旋，快逾电光石火，隐没在右面挂望绸帷的壁根下。

壁根下有一座狗洞似的秘门，滚入时内陷，随即恢复原状，安置得极为巧妙。

周凌云已看到三棱双锋针的芒影，不敢大意，地方窄小，很可能伤及其他的人，已除下抓在左手中的风帽一抖一震一

拂，三枚毒针上跳下弹，第三枚被风帽裹住，形影俱消。

可是，已失去对付千面玉郎的机会了。

辛大姐与文心兰是客人，当然不知道密室的逃生机关设备，走不了啦！

辛大姐的剑也在衣架上。文心兰匆匆将剑抛过，两人被堵在壁角里，退路已绝。

周凌云没收了风帽中的三棱双锋针，将风帽揣在怀中，挥手示意要桂小绿将两个裸女拖出丢入内间，这才面对辛大姐的两把剑。

“我猜，是你把这小母龙 从在下手中救走的。”周凌云向辛大姐冷冷地说：“你的阴煞潜能以掌发出，比小母龙浑厚一倍，同一渊源，你一定是小母龙的长辈。很好，请教贵姓芳名。我，百了刀周凌云。”

“幸会幸会。”辛大姐毫无怯容，居然媚笑如花，水红劲装把身材衬得十分惹火，凹凸分明，令人怦然心动，媚目中流转着迷人的眼波：“不错，是我。那两个用袖功的人十分不错，他也是你的长辈？”

“我不认识那两位插手的人。”其实，他知道其中之一是季小龙的三叔夫子季诚：“你当然不再是千金小姐，你这身隆乳丰臀的迷死人胴体，很配在梨园大院招蜂引蝶，千面玉郎怎么舍得丢下你，独自逃走了？你们可真是一双妙搭档呢！”

“大哥，小心她！”俞柔柔一看到辛大姐脸上的荡笑媚态，就感神意飞驰，赶忙躲开对方的目光急叫：“我听说过她这号人物，她那一身绛衣……”

“对，洞庭绛仙，好像叫什么辛飞卿。”周凌云恍然说：

“小母龙的阴煞潜能传自潇湘女神，我知道她的来历。”

“是吗？你未必真知道我的根底……”

洞庭绛仙笑吟吟地说，媚目的异彩不住变幻。

“不要施展裂魂大法献丑了，小母龙的那一套我已领教过一次，你比她的道行深厚不了多少。”周凌云也轻松地微笑着说：“当我知道你的根底时，你已经死一半了，你除了赶快凝神行功，以阴煞潜能御剑和我作破釜沉舟一搏之外，别无其他答案。准备吧！气动神聚，功发剑动，我给你充份的时间行动。我与人交手，除非事不得已，我会让对手有公平一搏的机会，以表示我对劲敌的尊敬，也表示我有旺盛的斗志，与强烈的必胜信心。”

“那是你自欺欺人的想法……”

话未完，文心兰突然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。

两支剑猝然吐出，罡风隐隐中阴雷自远而近。两女的双掌，随剑发的后一刹那骤然拍出。

地方窄小，周凌云左右有同伴，剑掌已完全控制了全部的空间。

猝然突袭，叫声是发动的信号，算定刀仍在鞘的周凌云绝对无法应变，剑先攻掌随后，相距仅丈余空间，剑出该已及体，胜算在握。

眼看剑将贯体而入，不料突变倏生。

周凌云左手微扬，突然从剑尖前间不容发地消失，幻现在剑侧不足半尺。这把剑，是文心兰的。

一声冷叱，刀光乍现，铮一声，斜架开文心兰的剑，左掌贴上了文心兰的右肋，掌力骤吐。

同一瞬间，侧方彩虹剑光芒乍闪，拍偏了洞庭绛仙的剑，阴煞掌力向前涌，在墙壁上砰然四散。

俞柔柔与周凌云意气相通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你闪我进，浑如一体，反击也同时发生。

她的掌，光临洞庭绛仙的右耳门。

但这刹那间，她感觉出某些地方不对，彩虹剑拍中对方的剑时，为何反震的劲道如此微弱？

洞庭绛仙的内功比她浑厚多多，彩虹剑虽是宝剑，但决不可能震消对方九成劲道。

她的掌不再进而反收，侧闪三尺严防意外，以为洞庭绛仙另有诡谋，剑劲有异是引她上当的陷阱。

可是料错了，洞庭绛仙一冲而过，鬼撞墙似的，砰一声撞在坚实的墙壁上，凶猛地反弹倒地，剑也摔掉了，摔翻在地抱腹蜷缩痛苦地挣扎抽搐。

同一瞬间，文心兰惊叫一声，右肋挨了周凌云一掌，跌翻出丈外，恰好滚倒在季小龙脚下。

季小龙恨上心头，加上一脚，踢在文心兰的右肘上，剑立即脱手。

“我先卸你手脚。”季小龙咬牙大叫，匕首下伸，扎向文心兰的右肩胛。

“小龙住手！”沉喝声从内间门口传来。

季小龙这次不上当了，匕首下扎。

斜刺里伸来一只大手，及时抓住季小龙的手腕。

“听你三叔怎么说。”是周凌云，匕首尖已贴上了肌肤，险之又险。

“我不听，我非先废了这小母龙不可。”季小龙跳脚尖叫：“我身上又感到奇寒彻骨，永难或忘……”

内间门口出现两个人，夫子季诚。

另一人，俞柔柔不陌生，正是曾经帮助她，自称范阳不单的人，姓名怪得很。

“季兄，怎么一回事？”周凌云沉声问。

“先救她。”范阳不单向蜷缩呻吟的洞庭绛仙一指，眼神怪怪地。

“不许救。”季小龙怒叫：“我不愿意，我不能白挨一记阴煞潜能重击……”

“不许胡闹！”季诚扳下脸沉叱。

“三叔……”

“把文姑娘扶起来。”

“我要宰了她！”

“你敢？”

“三叔，我为何不敢？她……”

“她是你表姐，你宰她？”

“什么？”季小龙像是挨了一闷棍。

所有的人，都大感惊讶。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周凌云同样惊讶。

“他，就是季小龙的生父。”季诚指指范阳不单：“季龙成，我叫麟成。小龙是乳名，所以叫小龙。”

“哎呀！江湖浪子季龙成？”周凌云颇感意外：“失踪多年的江湖游侠，难怪鬼见愁公羊前辈，知道你们家的底细。”

“他曾经亲口说他叫范阳不单。”俞柔柔说。

“长话短说，咱们仍然身在险境。”季诚急急地说：“黄山山君有个妹妹，叫文无双。我家是范阳人氏，所以家兄自称范阳不单。不单配无双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黄山山君反对妹妹嫁给一个江湖浪子，在文无双生下小龙满月庆宴时，带了大批爪牙闯筵，将妹妹带走秘密加以囚禁，囚禁处不在黄山。家兄将小龙交给我抚养，发誓要将爱妻救回，十四年奔波，曾经七度遍搜黄山，毫无结果。这次他在京师暗中侦查，是暗中跟在黄家的人后面来的，沿途没有机会接近黄家的人，以便打听文无双的下落。诸位，请让家兄处理这件家务事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我要将她们带走。”化名范阳不单的江湖浪子冷冷地说。

“如果我不愿意呢？”周凌云没有放手的意思。

“你我将有一场一死之斗。”

“好，奉陪。”周凌云态度同样强硬。

“大哥，求你，不要……”季小龙痛苦地掩面哭叫，当然不希望出生之后就从没见过面的老爹，死在周凌云的刀下，被阴煞潜能折磨的痛苦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“老弟，你欠我一份情，没错吧？”季诚一脸无奈：“正确的说，你欠小龙一份情。”

俞柔柔假近周凌云，默然地牵衣低语。

“大哥，十四载分离，情专爱痴，令人心酸。”她伤感地说：“我觉得……”

“你觉得这家伙可敬可怜，是吗？”周凌云的嗓门大得很，戟指怪叫：“他为了老婆，儿子置之不顾，难道老婆是他的心肝，儿子就不是他的骨肉？他两次阻止儿子杀他那无情无义

的侄女，却毫不顾忌自己儿子受阴煞潜能的痛苦折磨。他没有父子情义，小龙又何必……”

“哥，你……”俞柔柔脱口急叫，忘了叫得那么亲昵，接着红云上颊，羞得话突然中断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管你们的家务事了。”周凌云烦恼地说：“这一来，咱们将遭受多一倍的困难，缚手缚脚，不能向神龙大开杀戒了。小龙，你跟他们走，以后再联络，我仍然按计行事。”

“我……我会去找你的。”季小龙语气十分坚决。

“那个什么洞庭绛仙，被我用三棱毒针击伤右臂，她必须去找千面玉郎讨解药，毒针是那恶贼的，希望不是见血封喉的毒药。咱们走。”

外面留有花花双太岁两组四个人，彻底封锁了进入密室的通路，附近的警卫全被清除，出去并无困难。

“谢了。”

江湖浪子总算冷冷地说了两个字，大概十四年奔波寻妻，长年的挫折失败，因而性情变得乖戾冷傲，说话行事不近人情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住宿的地方经常变动，时而城内时而城外，令人捉摸不定。但以在城外居多，城内恐防被人瓮中捉鳖。

这次，他们迁至城外，在德胜门外五六里的万安庄，那是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穷小村子。

他们躲得过四海盟眼线的监视，却躲不过有心的局外人跟踪。